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十日

內 外 類 編

第三十三^二冊合刊

日耳曼與日耳曼人

內 外 通 訊 社

序

提士之書日耳曼與日耳曼人，於一外人幫助其對於德國之瞭解，當爲近日較佳之一書。此編所取略及其國史地各節而以其所論日耳曼民族性爲主。地質地理之編寫恐不爲中國讀者所喜，但其中若干要點實爲造成其民族性之基本。篇內所示德意志內心之不安與向上之慾求，歷歷如繪。他作鮮勝此者。

新世界叢書近正風行，郭之日耳曼與已四版，其中『日耳曼頭腦』標題二章（第五章及第十五章）分述戰前及戰後之德國思想概狀。今只錄其前章。論者以希脫勒類似威廉第二之續。今日德國社會之意志正戰前意志之被挫而再勵。郭文粗述德國近代文理政教之淵源，輕重權衡，頗見審慎，溯其教養之由來，於德人今日之意志，亦可思過半矣。

德在歐洲立國較遲，其民族之風格未全形成，然正以其尙在道途之間，前程未能量也。

編者

二十三年三月

內外類編 第三十三冊 目次

編者序

日耳曼與日耳曼人

第一章 引言

疾變着的背景

沒有規劃的土地

第二章 地形結構

非邊境之邊境

各邦之邊界

河流之網絡

第三章 日耳曼各族

他們的意義

斯懷比亞人

巴伐利亞人

下薩克遜人

法蘭克人

東部民族

日耳曼的猶太人

第四章 日耳曼質性

言語的特性

內心平衡之缺乏

對秩序與原則之喜愛

日耳曼人的恬適

日耳曼有意無意的幽默

對國家之愛

日耳曼的軍國主義

日耳曼的憎惡

日耳曼頭腦

內外通訊社

日耳曼與日耳曼人

華方增譯

第一章 引言

（原文引言）

一・疾變著的背景

我們日耳曼人滋殖於自己的歷史，好像一棵樹一隻蟲之滋殖於自然一樣。正如他們的命運，受制於一陣風，一朵花，一顆雨滴；我們是被我們祖先的刀劍，玩具，氣質與感情所規定的，從他們，降生了行動，思維之方式，以及今日環繞於我們的錯誤。

但是自然的本質是永恆不變的，民族則不然。重行旅臨一個民族的時候，所見之種切，未必與初次相同。人民是變化着的，經由生與死，通婚，遷

移之影響，經由觀念與命運之改換。事實上，我們也不容易分辨變化與持久孰強。語言變化着，人種變化着。異種人說着，接觸着「日耳曼語」，「日耳曼」樣的人民說着異族的話，說日耳曼話的人民變得憎恨日耳曼。國土之得失，可為一種人靈魂的情感與面貌，個性與形態之倏隱倏現。

整百萬的人羣，在一民族中，互相仇視，而另許多人羣，來自不同的民族，又相結合為一體。在戰時，聯盟了的人種或民族忽然從友好變為對敵；昨日爭吵着的人羣，一時又熱切的互相投合，而那種神秘的觀念，國家，操生死之權——在某一國境

之上，所飄揚之旗幟，一時可是此種，另一時可是彼種。

文化之歷史，永遠在尋覓着鮮明的日耳曼之特質。我們必須認明那主要的特性不復存在。在別種人民，這種情形，也是一樣的。

當日耳曼的銅器時代衰歇後，鐵器時代代之而興。羅馬的前線之城堡埋在石灰岩之下，於中我們時常尋見非日耳曼之兵器。我們日耳曼之葡萄的確是羅馬的，中世紀武士之甲冑，由羅馬的軍隊所產生，現在顯有日耳曼香味之蘋果，與櫻桃，原產自希臘與意大利之古園。沿歷史遞降一步，我們尋見自己於羅馬與基督教之混合文化中。石棺，羅馬的立方形的宮殿，祭壇。石質似占主要，並不僅因木材或別種質料容易腐朽，從墓中發掘出來的先哲及帝皇的像，帶着他們的巨大的眼睛，長髮，和胖肥

的手指；火山石，柱子，都是石製的。那單純的圓形的弧頂，對於這些日耳曼人是規範，他們在異族影響的壓力之下，初次，並逐漸的進入於自覺狀態。就在那最早由離開古羅馬殖民地的大轉移所發展的日耳曼城市中，羅馬教士，猶太商人，以及從東西各土來的探險者，勤快地和他們闊肩的日耳曼鄰人通商。

在這時代的陳列所中，石塊，別仁丁 (Byzantine) 金子與珠寶的冷光，漸被繫着穗帶的教會式的長袍，木質的十字架，悅目的雕刻等等較溫暖的色素，注入了生氣。當我們循歷史的階段下降時，每種事物顯得更熟悉，或因對於我們心目中的事物，更接近了幾世紀，或即他們之性質，格外日耳曼化了一些。並且更多的東西，從時間的沙積中掘出。我們尋得更多的纖微織品，衣裳，木物，彩色的東西，

及兵器，式樣變得更繁複，門窗上的弧頂，變得更尖。人們表現其企慕天堂之精神於他新建的宮室中。

從曲折的峨特式的字跡中，從棋盤、骰子，手套，紙牌，書籍，格言，可以看出時代逐漸趨近我們嫻熟的日常生活。悅目的木刻，傳出旅行，軍事，與結婚。當時詩歌與圖畫，所顯示的，是怎樣一個美麗與虔敬，是怎樣一個可愛與果敢。牠所顯示的是怎樣一個正直的德性，而牠底妖巫，她的魔鬼和「鐵的少女」，又是怎樣的野蠻和獸性！所有這些，都產自羅馬——基督——日耳曼的世界，總在那裏變得更加「日耳曼」一些，而同時又總在那裏變成某種更加「日耳曼」的東西。

在這堅實的日耳曼世界之上，文藝復興之青天，開始流照他的光亮，這種光亮，凡進展中的日耳

曼王子之羣，及富豪的市民們，都引以為榮地歡迎着的！日耳曼的學者們，尤無上地歡迎着這種光亮，他們起源於學院的僧侶們，現在開始深入於覺醒的布爾喬亞的行列中，藉油印之篇頁，創造成一個嶄新的智識層，屋壁上的夾板，變得更富麗工細。希臘與羅馬之曲線與綢紋，或者帶些峨特式，貢獻於日耳曼之文藝復興。柱子們支持了哥林多的與伊雄的宮室。印刷品寫出牠們內中細緻的工作，令我們心醉。我們遨遊於裝潢瑰偉的花園中，看見亞當夏娃之外，有馬爾斯(Mars)，周披特(Jupiter)，與笛愛娜(Diana)，有着堅實的肢體，與日耳曼的嘴臉，海克多(Hector)與阿契利(Achilles)從勃刺班脫(Brabant)的織氈上俯視我們。但是突然間，這教養，學術，與優美的寧靜的空氣，被一種呼嘯所破裂了，這是路德的戰號，好像來自中世紀的底層。於是

就在那些時候，日耳曼糾結於諸力的爭鬥中，比希臘與羅馬更雜亂。

於是我們走進一所偉大的廳堂中，聚滿了甲冑，瑞典帝王之營帳，與後膛裝火藥的銃，以及無數的長戈，斧鉞與戰旗。戰犬猖獗於日耳曼之國土而日耳曼之面相，迄今是如此之堅固強壯的，於此開始變為較少決斷，較沉重的氣質，如今日所表現的。經歷這種任何歐洲人民所罕受的苦境。閃過整千小王子們的人物；日耳曼變成一種法蘭西奇怪的殖民地，法文開始成為通行的語言，曳着富麗的長袍的王子們，宮庭的追逐，與狂歡，充滿了畫幅的前景，羅可可（rococo）（註一）之美麗，像許多愛神，啣啞於華麗的宮殿的廳室中。

可是，頃間這種村俗的嬉戲讓位於一種新原素

。布爾喬亞的原素，被古典的感興所點燃，鮮明而堅強，崛起於日耳曼與全世界。日耳曼人追求他的新娘於『理想』；詩與哲學成為他的事業。浪漫主義時代，山黎明而來臨，布爾喬亞與企業家出現了，一步一步地，但又像魔術般地突然的，他們帶給我們今日的人民以某種我們特有的東西，像箭鏃之赴標的，名人們出現了，他們為我們的祖先所膺服崇拜；論音樂，則有我們現在童蒙就熟練的音樂，論科學，則有已是現代所有科學。

詩歌，音樂，哲學，直到最近，一切帶有日耳曼性的精神開始又失去他們的幻術。新方式的寫作與舊方式的如此不同，古日耳曼民族的特性的縷絲似已中斷；民族之精神生活，忽又感到澆薄乾燥。

註一（rococo）——古典式後之一種建築裝飾

法，盛行於十七八世紀。

美國工廠出產的車輛占有摩登日耳曼青年的心——這些青年的先祖，百五十年以前，尙與少年維特灑着同情之淚，而其親生的父親，則又發明了汽車。

就是土地與氣候，都未免改變。地球緩緩的改變他底面目：海岸變動着，每年平均的溫度，忽高忽底，山峯崩頽下來，時間永不站住。我們一切人爲的企圖，思有以改換時代精神者，終致崩潰。我們必須爲新的觀念和態度開一條路，輪則他們在起落生死的不斷的過程中，作更進階段的出發點。變化時常吞噬了民族，人民，國家，祖國等等觀念。凡這些觀念，我們如人造的小島一樣，放進了歷史的潮流中。

一一·沒有規劃的土地

許多國家都從小的開端發展出來。羅馬帝國據有理想的核心於羅馬，於是圍繞着牠，集合其餘的世界。英格蘭領有不朽的海岸，在倫敦成爲安格羅薩克遜民族的根據地時，就固立著準備實踐牠的命運了。法蘭西建立了牠自己，奠都於巴黎盆地(Bassin de Paris)，即以牠聯結國內其餘部分；而且好像用了一具戰號一樣，牠在歐洲的戰場上取得了地位。俄羅斯總想守住自己在那無邊的平原的國境中。

但是日耳曼，即算是一個地理的單位，時常缺少天然的界限；牠不能裝入於別國的模型中。永沒有一個王國，一段海岸來區別牠，來從鄰居分開牠；也沒有一個偉大的卓著的都城，一片廣漠的平原以便居殖牠的人民，一個顯著的中心點。寧或，就其本身整個看來，日耳曼可作歐洲的中心。

日耳曼的歷史，示出牠諸種勢力的活動，也沒有真正的焦點。她有無數的目標，但永不長時間地發展牠底力量，實踐一個偉大的計劃。整個日耳曼

人民永不同時被和諧的歷史潮流所激動。在牠底發展中有某種不穩，不息的東西；牠底目標與傾向不斷變化。特殊的目的也曾達到，但接着就有許多挫折與失，許多事情也曾由強烈的努力而獲開始，但未及成熟，即殘存於獨斷的勢力之下。日耳曼時常成爲一種熔爐。北方與南方獨立地發展着：一方面我們有帶著牠海岸的，和斯拉夫，丹麥與英吉利的影響的北方；另一方面，我們有多山的地境之南方。我們最後所剩的是一個由整千戰爭原素所形成的結構。我們被顛簸於王與諸侯之間，該爾夫（Guelphs）與吉勃林（Ghibellines）（註11）之間。

註11（Guelphs和Ghibellines）是中世紀兩大家族，

長時間地互相傾軋。

新教與新教之間，自由城市之聯邦（City states）與哈勃斯堡王國（Habsburg Empire）的榮耀之間。每種事情，都只做了一半：東方之殖民，西方之守護，我們海上之探險，我們的貴族主義，民主主義及革命。三十年之久，日耳曼人自相討伐。在日耳曼土地之上，其惟一的結果，就是將混亂弄得更混亂些。日耳曼永無真正統一的領袖；世界大戰是第一次團結民族的經驗，而這又以禍患終結。

對於她所顯出的不息的爭執和解體，國土之結構和地位，居民之特性，供給了部分的解釋。但在這之外，日耳曼是一個旋軸之中心，所有歐洲之運動，都圍繞之而進行。如此，她像一堆大小不同的冰塊，當她們撞擊時，時而碎散，時而凍凝。在日耳曼，她們被擊碎於戰爭，政治與宗教的鬥爭，以

及倨傲不馴與個人主義；同時又因條約稅則的訂定，帝國的鞭策，小而不足的中心權力而凝凍在一起。直至最後，普魯士以牠較大的富源和政策擴張牠底統治於西南兩方。

無論內外看來，日耳曼的發展，都沒有有一個中心點；牠由獨立的單位發展出來，全體永沒有在一個堅強的統領之下；牠由在邊界上散處，或在中心投聚在一起的人民發展出來，沒有一個京城，或領導的邦，沒有一個統治的種族或階級可作全民族的模範。

在歷史中任何一頁，日耳曼自身總是被紛亂所困擾。與此相反，對於一個穩定的人民，如英吉利，革命與戰爭之經過，正像一只船在海面一樣，別無驚擾。

日耳曼是一個沒有規劃的土地，因為牠似乎缺少清晰的意志，或有秩序的計劃。牠不能和別民族相比較；瑞典之與挪威芬蘭，英格蘭之與法蘭西或荷蘭，意大利之與西班牙，較之日耳曼與任何國，都有更相同的地方。

第二章 地形結構

（原文卷一第一章）

非邊境之邊境

前些時代，人民還沒有正確的輿地智識對於邊

境的觀念，和我們完全異樣。邊境之含義蓋為某種通認的方向之中，某塊無定形的平原，不知多大，

而與居住於某一的河流或某一山脈以外的異族人民，或會長們領地之相接處。在我們現在的字義說來，或者只有意大利，及一些海島，能宣稱有邊境。

但在今日，我們日耳曼人自然的將日耳曼想作一幅很正確，界限劃得很精嚴的地圖。我們帶着這觀念，生長成人，正像早先的人種們佩着卐字形一樣，這種觀念到處緊跟着我們：在郵票上，在鐵路指南的封面上，在我們佩台可和新聞紙上，在展覽會中，在統計表上，平面畫出，浮雕刻出，或映在演講者幻燈之銀幕。看看吧！東方的邊界綿延地畫出，細線表示讓出的國境，虛線圍繞著奧地利和別種說日耳曼語的地方，作為命運，和力的遊戲的表示，這一堆線和形較諸國旗，在一切感情的意義上，都是較有力，較新鮮的標記，這推動人如此想。

只有在北部，日耳曼據有一個清楚地區劃着的

邊境：這就是海岸。但這又被裘脫蘭(Inland)，和波蘭所衝入。假使沒有波蘭『迴廊』，波爾的海岸將是日耳曼的最遠的地理綫。

在日耳曼北海海峽，和橫掃着波爾的海之間，施萊斯維希——荷爾斯坦(Schleswig-Holstein)的幹部北上伸張，割斷於丹麥之邊境。在漢堡——呂倍克(Hamburg-Lubeck)綫之南，那種夾入於兩世界之感覺漸不顯著，在呂倍克，生活集中於波爾的海，在漢堡，則於大西洋。弗利西安(Frisian)羣島，為日耳曼和荷蘭丹麥所分有。

古老的，不朽的東北海岸，常時在地圖上形成一個高貴的圖樣；東普魯士的海岸，以其兩個哈夫(Haffs)和奈輪(Nehrungs)（註11）向東橫掃為不斷的雄壯的曲綫，將相當份量的日耳曼的精神，帶給波爾的省。在哈夫之間，薩姆蘭(Samland)半島，方

整的突出至勃里斯透奧脫 (Bruster Ort)，形成一個東西兩面有力的橫斷的阻物。

在日耳曼人看來，那從遠東北的哈夫到波希米 (Bohemian) 邊境蘇台 (Sudetic) 山的邊境，畫出一列弧線，好像一張膠片受熱而彎曲。在此地，得勝的日耳曼人可以有空地自由行動，不受阻礙。接着東普魯士及那「迴廊」糾結於空間，像半荒的海島和怪異的疑問號。在此地和上雪萊西亞 (Upper silesia)，道路引至於原野中部，之荒瘠好像枯朽的樹枝從主幹截斷一樣；鐵道紛亂地伸引着；運河、電燈和電力的輸送都截為碎段；糾紛和敵意，盛熾於雙方。好像藩籬已破壞，雙方踐踏在地上；又像射手埋伏在叢林中，準備殲滅任何經過邊界的人。在東方的邊境，日耳曼人覺得有某種東西沒有規定，沒有取決，某種東西缺少清楚和定義。在斯拉夫與日耳

曼接觸處，那邊境不能看作滿意的，無論就地理的，或人種的觀點上看。

從這支離的局限的邊地，那邊界從上雪萊西亞伸引到拍拉丁奈脫 (Palatinate)，環繞南日耳曼在東方截止於波希米和奧地利之突角，在西方截止於阿爾薩斯 (Alsace)。實際上，從東到西，有三條前線的界限伸引着：雪萊西亞——薩克孫 (Silesian—Saxon)，和波希米亞相對；，保伐利亞——斯壞比安 (Bavarian—Swabian) 和底羅爾 (Tyrol) 瑞士相對；薩爾、柏拉丁奈脫 (Saar—Palatinate) 和阿爾薩斯相對。這些都為兩條從北到南的豎線所交接，這是萊茵——阿爾薩斯 (Rhine—Alsatian) 和保伐利亞——波希米亞——奧地利 (Bavarian-Bohemian, Austrian) 邊境。

註11 (Haff) 是一種淺湖，被所謂的 (Nehrung) 一條狹長的土地之舌，割斷於海中而形成

。在東普魯士海岸，共有兩個（*Frisches Haff*）和（*Nehrung, Kurisches Haff*）和（*Nehrung*。）

整個南日耳曼的前線，行經說日耳曼語的地境；從精通語學者看來，這是內部的邊界。但對照於東北的邊界是不自然和不規定的，我們却有可贊美的自然邊界，從拉替波（*Ratibor*）到薩爾慈堡（*Salzburg*）和從康士坦士（*Constance*）湖至柏拉汀奈脫，（可是只伸引在用日耳曼語的地域中的）沿着山脊或伊因（*Inn*）、薩爾柴赫（*Salzach*）及萊因等大河。因此，我們和鄰族相接，有着壞的自然邊界，和自己的親屬相接 有着好的自然邊界。

在別方面，從薩爾慈堡到勃倫根茲（*Bregenz*）邊界伸引過亞爾伯斯（*Alps*）山之勻整之面積。這一段地勢的特性是由牠的山谷和隘路供給多數自然的

障礙和多數自然的鏈環。因此前綫應當經過山脊，平原，山峯，或斜角地經過山谷。那威脫斯坦（*Waatterstein*）系列是一個綿長的牆壁，但在闊夫斯坦（*Kulstein*），巴伐利亞和底羅爾，又有空地可吸呼於伊因山谷之廣漠的曠野中，那柏赤太斯軋登（*Berchtesgaden*）地境好像自己隔絕於奧地利，無論精神與地理上。對巴伐利亞亦有些隔絕，只有向薩爾斯堡是條開放的路，柏赤太斯軋登，是真的日耳曼的，同時又是阿爾伯的省區。

從遠北的東弗利西安島到南方的巴斯爾（*Basle*）伸引著長的，足以規定命運的弗利西安——保根庭邊綫地帶，（*Frisian Burgundian*）將西方從歐洲中部分開。已靠近丹麥邊境，北日耳曼平原開始狹小。感覺的情況較東日耳曼，為可滿意。因為當愛爾倍（*Elbe*）河東邊的日耳曼人居殖於寬廣的斯拉夫（*Slav*

地境時，荷蘭(Netherlands)在發源和開展上都是日耳曼性的。而且就是在更遠的南方，在比利時和法蘭西的對面，沿着萊因河多小山的地域，事物的境況也並不如此雜亂無章；脫離了像在東北所遇的一切，此地，兩個高度發展的文化，以他們的勞作，人民，城市，教堂，礦產，運河相對着；在他們背後，都有一個高的文化水準，以及一個悠久而複雜的歷史。並且所有這些地帶的一切，在日耳曼人看來都有真正的日耳曼性質，而東方的地域則不時的在失牠的日耳曼特性。伏奇斯(Vogesen)和黑森林(Black Forest)在各方面看來都正是別處的鏡子。法蘭西式和日耳曼的莪特式，互相融合；府邸之基石，建築城市之紅石，一部分來自福奇斯，一部分來自歐登懷爾特(Odenwald)。這是一種強烈的文化與風景(地形)之鑲嵌。在這種困難的學院中，政治

取一種苛刻的但又細緻的智性的形相。政治理想之火燄明亮地燃燒於這地域。在解決整千困擾的切身問題：如非武裝區域，侵佔地橋頭，甚麼該准許，甚麼該禁止，以及一切聯帶的司法問題，雙方都有極多數的人，職業的或非職業的，從事於演講，刊物，書籍或討論。

日耳曼是一塊無邊界的土地，這就是說，牠的邊界實際上是不確定的；牠伸張至一切方面。在許多地方，我們敵人在特別地屬於我們的土地上有他們的設計，在別方面。我們和日耳曼人——他們的土地被圍於別種人民，如波希米亞，或好像砲壘般突入隣土，從此處，如南底羅爾(South Tyrol)飄揚着克服者的旗幟——一起拓展出去。圍繞着我們的，不是堡塞之環，而是削平了的壁壘。

當波蘭，波希米亞，奧地利，匈牙利或克洛希

(Croatia)等堅實的日耳曼殖民地完結時，日耳曼的主星分裂爲一羣流星，各處散佈於羅曼尼亞(Rumania)，波爾的克，遠至於伏爾加(Volga)。在此處，日耳曼人像猶太人般居住於異鄉；只是並不和客商一樣。却是在自己的基地。在這些土地上，你仍舊可以聽見斯懷比安和弗蘭可尼安人(Franconian)的口音，從中世紀保留至今；你仍舊可以在脫蘭西伐尼亞(Transylvania)和齊潑斯(Nepes)這等地方看見日耳曼的城堡，和教堂。

大不列顛，爲海岸所環繞，永不突入隣邦的土地；他的任何屬地，都不受外力影響；島上的各部分距離海洋，沒有超過六十英里的。與此相對，日耳曼邊界之兩邊，都包圍於寬廣的邊緣中，所居之隣人，包含最多種類。施萊斯維希——荷爾斯坦和丹麥相像，牠的言語喚起丹麥意味，東弗利斯蘭

(Friesland)令人想起荷蘭，法蘭西的羅倫(Lorraine)令人想起俄羅斯之東普魯士；而孔尼士堡(Königsberg)的日耳曼語則和彼得士堡的言語相彷彿；奧地利和意大利及巴爾幹相親近。一大條的波蘭的混合體，沿東北邊線伸引著。勃萊斯老(Breslau)有華沙(Warsaw)和柏拉牙(Prague)之風味。一切歐羅巴的色彩屈折於日耳曼之三稜鏡中。在別方面，在日耳曼邊境之外，無論日耳曼人走到那裏，那裏的風光使帶有日耳曼特異的色彩。

這些影響是如此廣大，日耳曼之地境又是如此窘狹，簡直沒有一個真正有力的核心，可以其主要

的日耳曼性決定地統轄整個國家。真的，從哈茲(Harz)到弗蘭可尼亞(Franconia)，又從萊因至拉孫蓋波其(Rheinische)或可稱爲日耳曼的核心。但是這地方之組織，又永不能形成一個勻整的地理的或民族

單位足以執使一個真正決定的勢力。正相反，連這些地方，都有異族混種之地帶，多少參加他們的份數。普魯士從未真正握得這個區域；愛爾費脫（Erfurt）和柏林之間的結合，只是官樣文章。論理普魯士平原，似當位置於此間，在德國之中央，圍繞之以阿爾帕斯和高原的地方。

但是，不論我們怎樣不和英吉利一樣像海上的一隻船，而有波蘭，波希米亞，意大利，勃蘭般脫和丹麥，又怎樣形成一個壁壘圍繞着我們，——這些事實之本身，就是日耳曼性的了。沒有這些事實，我們無從做成歐羅巴的聚光鏡，凡我們今日之所感覺。經驗，忍受和享樂，將通盤沒有了。

各邦之邊界

味吞堡（Württemberg）。斯懷比安人的居士，被

弗蘭克人所殖民，雖然後者主要地屬於北巴伐利亞。南巴伐利亞有牠底斯懷比安的混種。在味吞堡之中央，位置了霍亨索倫（Hohenzollern）這普魯士的小邦。如此，普羅士，管轄了七十一個愛克斯克萊夫（Exclaves）進入於極南部，而霍亨索倫則向北伸張。神秘的繩索繫結了這兩者，但在霍亨索倫之中央，有一小塊地方不受這約束，這屬於味吞堡。霍亨索倫之另一角，則又突進了排登（Baden）；在排登，假使我們爬到霍亨脫伐爾（Hohenwiel）我們忽然又發現了味吞堡，臨眺着一種風景，有柔和地彎曲的山頂，和牠們毀後的堡壘，蒙着草皮。假使我們又遨遊至霍亨克萊亨（Hohenkrahén）引吭高呼，則聞迴聲返覆，從排登至味吞堡，又從味吞堡至排登。沒有一個在奧爾鄧堡（Oldenberg）自由邦中的東弗利西安的強壯的居民，有如此強壯之肺，其呼聲

可遠遠在納赫(Nahe)河上的比肯菲爾特(Birkenfeld)在(Saar)薩爾的鄰境的牠的衛星。這正微妙在比肯菲爾特(Birkenfelders)令人有在奧爾登堡之感。比肯菲爾特人磨著他們的寶石，他們熱情地夢著賈故特倍(Jade Bay)和威廉舍文(Wilhelmshaven)但口耳曼愛國之情自己需要一個倍台可(Baedeker)。因為在一八五四年之後，在奧爾登堡正中之威廉舍文，已歸屬於普魯士；而同時，奧爾登堡是一個波爾的強者。歐汀(Eutin)之掬樹蕭蕭地搖動於普魯士的施萊斯維希——荷爾斯坦省近旁；奧爾登堡草原開張於呂倍克的自由漢薩城(Free Hanse City)旁邊。在哈茲(Harz)山中，我們經歷勃倫斯羅克(Brunswick)，安哈爾脫(Anhalt)，普魯士，不舉出斯託爾堡——范尼格拉特(Stolberg-Wernigerode)這塊小地，被革命所忽略的地，雖然實際上不是一個統治

之邦，也有相當管轄作用。勃倫羅克二十七愛克斯克萊夫之一，位置靠近勃利門(Bremen)，其遠已非目力所及，即使從勃洛肯(Brocken)的山峯看來。各處都有行政之鄉區，並不由很近的，而常是由十分遠的市府來管治。曹林幾亞(Thuringia)最後是歡樂地聯合起來了，除去普魯士地方以外，牠依舊是十四愛克斯克萊夫之主，而曹林幾亞人依舊執着啤酒杯，慟泣着可堡——歌太(Coburg-Gotha)，和韋馬——愛孫納黑(Weinmar-Eisenach)之喪失。舊的爭論沒有忘懷；愛國者堅持凱夫荷賽山(Kyffhäuser)和山上底大杜可兒(Grand-Ducal)野猪依舊應當屬於路道爾城(Rudolstadt)。

於此，我們看到幾千里長的路程；帶着無數彎曲，鋸形，尖角，做成了日耳曼十七邦和二百愛克斯克萊夫的邊界。其中愛克斯克萊夫之最小者僅有